



湖畔风情

扒鲅鱼

□刘庆宝

老家大纵湖地势低，水势旺，一年到头水汪汪的。农田都是沤田，一年一熟水稻。沤田边的池塘沟渠是鲅鱼生活的家园，扒鲅鱼，是孩提时的乐趣。

泥鲅是卵生、食泥，秧苗移栽，就拽着秧一同生长，水稻扬花结穗，它也就成桌上的美味。鲅鱼，泥黑色，头尖、无鳞，十分光滑。伸手捉它时，它狡猾地头一摆、腰一扭，就从你的手里逃之夭夭，钻进淤泥里潜伏起来。最好的捕捉方法是张开双手，一合一捧，再迅速扔进木桶里。

水稻结穗时，就放水搁田，让田里干裂成缝，控制秸秆疯长，把营养输送给穗头。田块之间灌水的大渠，也是扒泥鲅的好地方。由于渠低于田块，水不易排尽，淤泥上面还有薄薄的水和稀淤。那些活跃的鲅鱼纷纷从稻田里逃出来，潜在水渠淤泥里偷生，这是捕捉鲅鱼的最佳时机。

星期天，午饭碗一丢，提只小木桶，溜到田间来到水渠边，脱掉衣服，赤溜溜的，跳下去，先分段打成土埂，再从家里带一把穰草，把穰草揪成团，放在一只脚下往前推，把水和稀淤推走，接着弯腰弓背，双手紧靠，十指并拢，插入淤泥中，一把一把扒淤泥。淤泥有六七寸深，一把挨着一把扒，一条鲅鱼也不会逃掉，每次能扒个七八斤。

有一次，我和邻居的儿子二顺结伴去扒鲅鱼。扒了一半时，他喊肚子痛，我让他上岸歇会儿，他说痛得厉害，一边捂着肚子，一边哼着回家。晚上，我把扒的鲅鱼分一半送给二顺，到他家一看，他正活蹦乱跳乐着呢。

后来，母亲告诉我一个秘密：原来，那天二顺在扒鲅鱼时扒到了一只金戒指，他假装肚子痛，回家拽着他妈妈来到学校，把金戒指交给老师，想弄个“大会表扬”。他妈妈见到金戒指哭了，这只金戒指是她的订婚礼物，是在夏天薅秧草弄丢的。这样贵重的东西丢了，吓得不敢吱声，担心婆婆会责怪她。经过派出所核实，情况属实。金戒指失而复得，她抱着儿子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母亲笑着说：“妈妈把金戒指弄丢了不吱声，儿子捡了母亲的金戒指还想弄个‘大会表扬’，这娘儿俩‘滑’得像鲅鱼。”

老家盛产鱼蟹虾，大多人家对鲅鱼不屑一顾。鲅鱼丝滑，很难割。母亲剖鲅鱼却很有一套。她取畚箕从锅膛里扒些草灰，把鲅鱼倒进草灰里，鲅鱼在草灰里翻滚，身上的泥沫被擦掉了，同时也被草灰呛得半死不活。这时，母亲才快速剖洗鲅鱼。一会儿，一大碗红烧鲅鱼就上了桌。烧鲅鱼很讲究火候。把洗净的鲅鱼放在清水中，大火煮熟，然后放进生姜葱末等，再用文火慢炖。这样烧出的鲅鱼，外表不破皮，筷子夹起来颤抖抖，鲜美的味道扑鼻而来，把鱼尾朝前放进嘴里，双唇一抿，随着筷子抽动，鱼肉留在嘴里，鱼骨完整抽出。若大忙，母亲就把鲅鱼剖好取食盐腌起来，第二天放在太阳下晒，一直晒成干，留着以后放在饭锅里清蒸，味道独特。

过去一直不被人看好的鲅鱼，如今成了美味佳肴。近几年，老家的人凭借环境优势，搞起了大田养殖鲅鱼，发起了鲅鱼财。

百味人生

心有莲花，人生自然一路芬芳。那一刻，满池莲花，浅笑低语，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我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心有莲花

□李希锦

“妈，仔排炖小米粥，侬吃吃，味道好伐？”“嗯哪，好吃得凶呢！”

“多吃一点，侬骨头马上好恢复嘞。”“难为你了，我老了，拖累你们咯。”

“千万别这么说，妈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嘻嘻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们几个去医院探望好友卫华的老母亲。偶然听到病房里的这样一段对话。

老人家半个月前跌了一跤，臀部骨裂。医生说老人八十多岁了，不便动手术，建议保守治疗，慢慢静养康复。病床上躺着的老人家，黢黑枯瘦，牙齿掉了剩下没几颗，豁着嘴，冲我们乐呵呵地笑，气色还不错。边上站着拿着汤匙准备喂粥的中年女子，面容姣好，爱笑，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好看的弧线，是老人家的媳妇莲芬。同病房的其他病友和家属都以为她俩是母女俩，却是“不是母女胜似母女”的一对婆媳。

老人家一个劲地夸奖自己的儿媳：“多亏了莲芬，每天陪在身边。我家华子，前世修来的福分呐，找到这么好的媳妇。”骨折恢复，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人，没有几个月好不了。莲芬的脸上漾着笑意：“已经做好了长期‘作战’的准备，谁没有个‘老时’呢？”走进来换药的护士也点赞莲芬，“这个病床的家属，把老人伺候得十分清爽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”话音未落，门口走进来莲芬的儿子，高高帅气的小伙子，九月份即将奔赴部队院校，手拎满满一袋“上好佳”虾片。“奶奶年纪大了，我们把她当小孩宠着。奶奶一辈子在江北乡下生活，粗茶淡饭惯了，孙子带来的虾片，她吃得有滋有味。”莲芬笑着说。

说起莲芬和卫华相识相恋，还有个罗曼蒂克的情缘。话说二十多年前，卫华大学毕业后，辗转南方闯荡，后来公司派他来浙东海岛负责市场。一次，卫华搭乘出租车，临下车，却发现钱包没带，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手机移动支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一脸秀气的出租车女驾驶员，看出卫华的窘态，笑着解围道：“这位先生，你是来我们这里出差的？忘了带钱啊，不方便就算了。”卫华松了一口气，记下车牌号，答应有机会一定归还五元钱的车费。次日，心神不定的卫华在路边逡巡，等了半个小时，美女驾驶员飘然而至，卫

华如数支付，连声道谢。这样，两个善良、守信誉的年轻人，互生好感，一来二去，最后走到一起，组建幸福的小家庭。

婚后，卫华自己单干，创业，广告传媒设计的业务做得风生水起。后来又在新区投资一百多万元买了一套海景房。可是，一个人成长的道路，难免会遇到波折。一次，一个朋友来介绍商机，说是煤炭抢手，只要有门路从山西拿到煤炭，转手就能赚到大钱。向来行事稳健的卫华听信朋友的商机，鬼使神差般和朋友一道去北方煤都“掘金”，他们运了几十个车皮的煤炭到鲁东某大型电厂，结果，煤炭卸下后，那家所谓实力很强的电厂，却以各种理由赖着不肯付款。卫华和朋友顿时傻了眼。不要说利润了，光光本金就是四百多万元啊。问亲戚借的钱，问银行贷的款，沉重的债务，乌云一般笼罩在卫华和莲芬小家庭的上空，让他们喘不过气来，几近走到悬崖的边上。卫华后来跟我回忆起那几年的日子，虽说“男子汉大丈夫，流汗流血不流泪”，卫华还是几度哽咽，“生命中那段最为灰暗的日子，感谢我妻子莲芬的支撑。”“日子再难，也要挺过去。”深明大义的莲芬劝解丈夫。夫妻俩含着泪水，把那套还没拿到钥匙的新房子，低价卖了还债，另外的缺口，暂时还不上，写下借据。那几年是怎么熬过来的，卫华和莲芬没说起，但是他家吃掉的十来箱泡面和卫华早早两鬓染霜，莲芬几年都没添过新衣裳，这些都无言地诉说着一切。经历过的沟沟坎坎，迈过去，何尝不是人生财富？

走出病房大楼，阳光斜照，院中一方池塘，一池红的黄的紫的睡莲开得正艳，幽香袭来，我们不由得慢下脚步，生怕惊扰它们圣洁的梦。池塘边上，巨石上刻有古诗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呵，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我们身边一个个幸福家庭的生机、“活水”，缘何而来？现在看来，如莲花芬芳的女子，就是活水的源头啊。

心有莲花，人生自然一路芬芳。那一刻，满池莲花，浅笑低语，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我的眼角不由自主地湿润了。

风车悠悠

我想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一旦多了某种守望，便如一束光，为希望而亮。

老人的守望

□邹德萍

看到这位老人我便知道药葵芋又上市了。

农贸市场的转角处，一位白发老人面前摊着药葵芋，老人有点驼背，望着从面前走过的每一个人。每年到了初冬季节，她都会守在这个角落里，年年如此，我早于一年搬进靠近这个开市的菜场小区，有幸看到老人像季节候鸟一样来来去去了二十多个春秋。

药葵芋，是我家乡人的俗称，又叫洋姜、菊芋等，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菊科植物，是个舶来品。它的适应性极强，不择土肥田瘠，易活易长，在我国各地都有栽植。

老人说，药葵芋是她祖父辈从南通来射阳滩涂垦荒植棉时带过来的，父亲最喜欢拿它当咸菜下饭，还可荤素搭配，生脆爽口，清炒、蒸炖都行。还说张謇叫人背着一个装药葵芋的瓦罐，陪他踏遍沿海滩涂。尤其是垦民们刚来盐碱地上长不了蔬菜，药葵芋却能扎下根来。在田角种两三张席子大，年年有得刨，懒作物又泼皮生生不息。扒点河淤，掏点鸡屎猪粪，撒上烂草，长得特别旺盛。

我蹲下来，老人见我，笑了，你来了？这袋刚刚包好了，就是这个斤重。好咧。老人说，今年药葵芋长得不怎么样，卖得却比往年好，前段菜价贵，她的药葵芋还是三年前的价格，只收个本钱，已经尾市了，过两天收摊回去。老人说完站起来的时候明显吃力得很，自嘲道，老了，快卖不动了，家里没人肯卖的话，只有刨了或烂在田里，要是有人有心在田角、路边、篱笆根、圩堤旁，随便埋几个芋种下去，年年可就有得吃了，不认生见土就长，又不生虫子。老人叹了口气说，有人种了不至于绝种。有几个吃了三三十年的老熟人，他们都喜好这一口，言下之意我是听懂的。

药葵芋花开仲秋，金黄花色，乍一看很像小向日葵花朵儿，很是欢实，吸引蜜蜂飞来飞去，享受生活，分享快乐。望着眼前这位随和平实的老人，药葵芋很像暮年老人伸不直关节肿大的手指，不知怎的我眼前又浮现母亲辛劳的样子，自然又会想到母亲那双粗糙的大手。没几年工夫，老人的头发全白了，在冬阳下有层银光。为了几位老友家人，还有喜欢药葵芋的小城人们，老人竟然守了这么多年，不由得让我心生敬佩。说话间，来了一位老人，他们见面是用海门话交流的，我听不懂，来人很高兴拎上两大袋子放到电瓶车上走了。

《本草纲目》有记载。药葵芋含有丰富的淀粉、菊糖等营养物质，可作为蔬菜食用。今天菜品丰富，但总有些人念念不忘那菜、那味，到了时令，深藏着的某种味蕾就会自然觉醒，追寻着、催促着，只为那一年一度的“老友重逢”，草木一秋的烟火岁月。生活原本如此，在不起眼的角落里，随手种下一粒种子，守候和希望就能相伴而生，静谧成长，那颗温暖以待的心，就会像药葵芋的花朵向阳而开，给人馈赠。

我想，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一旦多了某种守望，便如一束光，为希望而亮。